

散文集

文库

东岳

然后韩少功

山东

文艺

出版
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然后/韩少功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1. 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82-3

I. 然… II. 韩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232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4 插页 130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: 9.4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2005/05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象征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东岳

文库

然后韩少功

山东

文

藝

出

版

社



《东岳文库》
韩少功简介

韩少功，男，汉族，1953年一月一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；1980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；1974年调入该县文化馆工作；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；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《主人翁》杂志社工作，历任编辑、副主编；1985年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；1988年迁居海南省，历任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，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主席，《天涯》杂志社社长，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。

韩少功1974年开始文学写作，有小说、散文、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以及译著多种在境内外出版。

目录

南岳星夜·····	(1)
戈壁听沙·····	(7)
美国佬彼尔·····	(13)
重逢·····	(26)
我家养鸡·····	(38)
仍有人仰望星空·····	(43)
布珠寨一日·····	(55)
记曹进·····	(65)
陆苏州·····	(81)
海念·····	(84)
笑的遗产·····	(90)

然后	(98)
近观三录	(107)
访法散记	(114)
收水费	(134)
安妮之道	(143)
四月二十九日	(148)
母亲的看	(151)
那一夜遥不可及	(155)
岁末恒河	(159)
一九七七的运算	(175)
人在江湖	(178)
八景忆雪	(191)
母语纪事	(195)
我与《天涯》	(199)

南岳星夜^①

“四人帮”倒台的前两个月，炎炎盛夏，天气酷热。湖南省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在南岳半山亭开办。半山亭招待所位于衡山半山腰，山如铸铁，水似流银，杂树环合，苍松庇盖。绿阴深处成天进行着震耳欲聋的蝉鸣大合唱。至夜晚，明月松间照，蝉鸣消失，继之而起的是泥蛙与石蛙的呼唤，此起彼伏。石蛙的吼声最古怪，最响亮，有金属共鸣般的音响。

入学习班者多是年轻人，多数人对政治形势已有隐隐的疑惑，动笔兴趣不大。

莫应丰中途闯上山来，声如洪钟，眼镜片后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，一种大将气派和兄长风度——熟悉他的人都戏称他“莫公”、“莫老爷”。

他好玩，一上山就抓住几个年轻人，凭他在艺术学

^① 最初发表于1987年《文汇月刊》，后收入散文集《夜行者梦语》。

院声乐专业肄业的那点底子，乐为人师，办了个“速成声乐学习班”。早晚吊嗓子，练呼吸，唱中外民歌。无奈学员鲜有天赋，鸭公噪、破锣噪一齐叫唤，闹得招待所颇不安宁。在他人的取笑和抗议之下，以后的“声乐授课”只好搬到野外僻静处进行。

音乐与文学似有联系。莫应丰曾给我们出了个有趣的考题：先让我们听两支风格各异的民歌小调，然后大家依循小调的风格写两篇散文，要求文章与乐曲在神韵情致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唱了两首曲子，一首是描写北方村姑的，村姑形象似显朴质、沉静、腼腆；另一首是描写南国少女的，少女形象似显活泼、妩媚、轻佻。我们听了好几遍，但要把音乐化作文学形象，这种练习实在不那么容易。

莫应丰的考题也真多。他说要找一个好的话剧剧本来，或者，让大家临时凑一个话剧小品；然后让大家来充当角色进行排演。各人去体会角色，设计动作，考虑如何表现性格和感情……这道题也足足使我们兴奋了好几天。

除此之外，最有兴味的活动是游山。

与半山亭遥遥相对的是磨镜台。磨镜台上有石刻“祖源”二字。据说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怀让曾在此以砖磨镜，喻示愚僧靠坐禅而求悟的荒谬，启发了道一：原来禅并不执著于行住坐卧，是讲求自由和活泼

的。离开磨镜台而上，约行十五里，即到南天门，门旁有大石头，上刻“平真正诚”四字。过了南天门，所谓“登天”了，不久就到达南岳最高处——祝融峰。峰顶有残破的古庙，瓦为铁铸，大概怕被大风卷去；栋梁墙垣全是花岗岩的，大概这是此处最经济最实用的建筑材料。我们登上祝融峰时，正是深夜子时，放眼一望，头顶疏星淡，脚下众山小，茫茫大夜给人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感觉。细细看去，北方的黑暗中，隐约可见长沙、株洲、湘潭及好几个城镇的灯火群，身后的衡阳夜景，自然更显清晰。

偌大一个三湘，广运纵横，如今俱收眼底，又不由得使人振奋激动起来。

峰顶招待所的床位已满。记得为了等到第二天早上观日出，我们几乎冻了一晚。

莫应丰此时刚写完长篇小说《小兵闯大山》，山区知识较多。他兴致勃勃介绍起石蛙——模样如何，习性如何，吃起来味道如何。好几次我们顺着那金属共鸣般的声音去寻找，可惜没找到，倒是遇见一两条倏然而逝的长蛇。

南岳也有莫应丰所未见的奇观。一天黄昏，我们看见路边一条寸多宽的长长黑带，弯弯曲曲上下不见头。初以为是水渍，细看才知是密密的蚂蚁阵，真让人吓了一跳。莫应丰兴奋得像个孩子，抚掌大叫起来。推推眼镜

研究蚂蚁如何过沟、如何自卫。用石块截断它们的队伍，看它们又如何翻越障碍寻觅伙伴。最后，他顺着长长的黑带，定要去寻找蚂蚁大军的尽头。我们离开道路在山上瞎钻了一两里，看黑带仍未止尽，但此时天已经全黑下来了。

乍看起来是游玩取乐，其实掩藏着心情沉重的交往和思索——这些天，朋友们天天在分析报刊动态，偷偷传播着“政治谣言”：关于总理逝世，关于唐山地震，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透露的财政赤字，关于天安门事件……学习班竟成了密谋反抗“四人帮”的秘密处所，竟提供了结交同志和畅吐真言的机会。莫应丰无所顾忌，陈词激烈，常出独特见解，自然成了聚会的“头儿”。当时的气氛和心情，有他游南岳一诗为证：

腾云直上祝融峰，一望三湘脚底平。

提步恐伤蝼蚁众，俯身惜叹大江清。

呼天怒骂无名氏，投石惊闻地震声。

我与衡山铸一体，不移半寸趋时风。

这些“反诗”当然只能传于密室。

这一天，有朋友告诉我，说莫应丰早已躲在浏阳县写了长篇小说《将军梦》（出版后改名为《将军吟》），题材是军队中的悲剧，主题是完全抗议“文革”时政

的。两位叮嘱：“好，现在你是第七个知道这本书的人了，千万保密！说出去，莫公和我们就要人头落地。”

我听了大吃一惊，也肃然起敬——莫应丰真敢干啊！

舍性命以求真理，伸正气以抗强权，要是中国的作家都如此，中国怎能没有救？中国的文学怎能没有救？

我从朋友口中得知了《将军梦》的部分情节，也略知一点莫应丰的经历：他是农民的儿子，因生计困难没读完大学，后来当过兵，进过文工团。进文工团的时候，居然穷得穿草鞋……朋友的介绍，使我更多地想起一幅情景：深夜，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的一间僻静的小土房里，一位身材结实的汉子正在灯下奋笔。桌上有亲人来信——对他的写作极不理解；桌上有收音机——正播着天安门事件的重大新闻。家忧国患，沉重而苦涩，压在心头。这个男子汉望着窗外朦胧月色，看着那蓝色的雾和黑糊糊的山林，关掉收音机，抹去两把热泪，又把稿纸摆正，正襟危坐，沙沙写了起来……“疎听荒鸡偏闾寂，起看星斗正阑干。”老莫，当时你也想起鲁迅这两句诗吧？

听说你写完《将军梦》后，随手疾书一绝：

含辛茹苦愤无私，百万雄兵纸上驰。

泪雨濯清千里目，将军一梦醒其时。

听说你把《将军梦》原稿偷偷交给朋友藏起来之后，你还说过一句话：“我现在可以死了。”

毛主席病危的“政治谣言”传上山，半山亭更紧张了，朋友们常常是松林深处作彻夜谈。这种时候，莫应丰总是精神抖擞，预测局势，又嘱咐大家都准备一笔旅费，以备应变之需——有些预见，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惊人的准确。

下山这天，已是九月底，是祖国翻天覆地的前夕。大家的心情紧张而激动。可庆幸的是，山上聚会，使大家都认识了一小群真正的朋友，由此增添了信心。

整个学习班期间，莫应丰拒绝为“反走资派”写一个字，只写了一篇田园散文《桃江竹》，坚守了他“不移半寸趋时风”的诺言。

初稿我看了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他的字体极为道劲漂亮——后来我才知道他还应邀写过招牌，题过书名，一手翰墨卖得钱；他的文辞也清丽淡雅——后来我才知道他既长于写阳刚粗犷的一类作品，也工于阴柔秀美的一类作品，笔墨路数不拘一格。

可惜，这篇散文当时发表不了，后来朋友们各忙各的事，我也没去打听它的下落。

一九八三年二月

戈壁听沙^①

十六年前，一小群中学生曾经想瞒着父母去新疆参加军垦——其中便有我。那次逃窜未遂的记忆被悠悠岁月洗刷模糊之后，直到去年，我才寻得一个机会西出边关见识戈壁。据说我去得不是时候，草原已枯萎，河流已干涸，葡萄园已凋零，肃杀寒风把梦境中的缤纷五彩淘洗一尽，只留下一片清沙。沙丘，沙河，沙地，沙窟，举目茫茫，大地干净。不管你什么时候在车上醒来，疲乏地探头远眺，看见的很可能仍是一片单调的灰黄，无边无际又无声无息，让人觉得车子跑了几天却仍留在原地。沙地上常见曲曲波纹，或紧密或空疏，层层如老人肌肤的皱折；每一层当风的那一峰面，还稀稀薄薄地披一抹灰黑，似古老的沙漠生出了一层锈。这里的时间好像也锈住了，凝固了，不然那几根狰狞白骨，何

① 最初发表于1983年《湖南日报》，后收入散文集《夜行者梦语》。

以历久不腐？而那条通向远方的寂寞小路，玄奘三藏是否刚刚扶杖引马目光坚定地离去？

人们不喜欢沙。其实细想一下，葡萄和哈密瓜适宜在沙土里生长，坎儿井这种特异的水利工程也是沙漠特产。因为多沙缺水，人们洗手靠铜壶吝惜地浇淋，脏水也被铜盏承接留备它用，这才有了精湛的铜品工艺。因为尘沙扑面，妇女们都习惯轻柔的头巾和面纱——而且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，她们多有长长的睫毛，这才给戈壁添上了神秘的妩媚。沙的严酷，使人们更为勤勉和勇敢，于是市场上有了丰富的羊奶、羊皮以及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匕首。沙的单调，使人们向往热烈，于是荒原上有更多的彩裙，冬不拉和月下奔放的歌舞。那林立的清真寺呢，那显目的油绿色彩和新月图案，也许是对黄沙烈日的补充；而充满着对自然和命运敬畏感的孤零零的祈祷呼号，也许更易于出现在风暴里和荒凉的沙海之中吧。

我想，壮丽的西部文化是不是从我手中这一捧沙砾中流出来的？

这里的人种和文化是多元交汇型的。俄罗斯相当一部分来自战败的白俄及其家属，他们带来了东正教；蒙古族同样作为军人的后裔，带来了喇嘛教；伊斯兰文化源自西亚；而儒家文化则来自关内。直到五十年代，这里还流通着英镑、卢布、马克和“袁大头”，还流散着